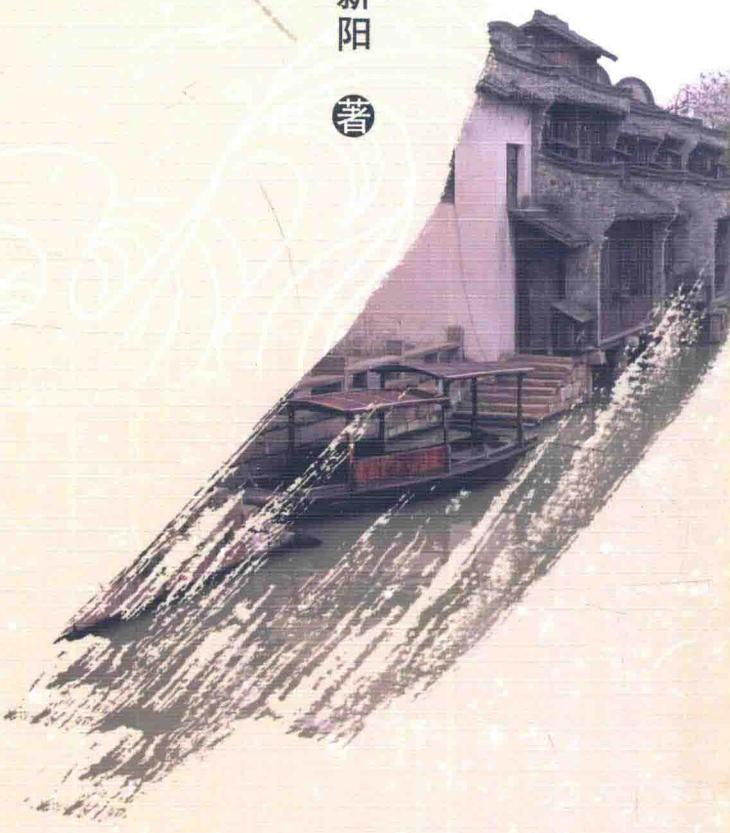


孟郊诗研究

MENG JIAO SHI YANJIU

范新阳

著



范新阳 著



孟郊诗研究

M E N G J I A O S H I Y A N J I 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郊诗研究 / 范新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 - 7 - 5161 - 5288 - 1

I. ①孟… II. ①范… III. ①孟郊 (751—814) - 唐诗 - 诗歌
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837 号

出版人 赵知实

责任编辑 任晓红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张依群

责任印制 何 范

出 版

中国江南大学图书馆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9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淮上文丛》总序

悠悠长淮，孕育古代淮阴灿烂的文明；浩浩运河，兼收南北文化的精华。

当四五万年前的下草湾文化、六七千年前的青莲岗文化印制出人类在淮阴活动的足迹时，在这片热土上诞生了第一个古国——徐国。徐国的建立者是淮夷，淮夷是东夷部族的一支。中华民族以华夏（炎黄）部族、东夷部族、苗蛮部族和北狄部族为主体。

在传说时代，东夷诞生了伟大的英雄后羿。后羿是弓箭的发明者。按照美国民俗学家摩尔根的说法，发明弓箭是人类进入高级蒙昧社会的标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必然阶段（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页）。后羿敢于挑战太阳，作为后羿的传人，淮夷自然有不屈不挠的英雄品质，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熠熠发光的徐国。尚武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类自我发展的第一个品质。这一血脉流淌千年，汨汨不息，浸入了淮阴人的灵魂。于是，在古代淮阴大地上出现了项羽、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大军事家。

尚文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需要。我是谁？当人类带着生存上的困惑追问这一问题时，精神上的诉求已悄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发现下草湾、青莲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何尝感受不到先民们传达出来的审美要求呢？这一方是充满了创造力的文化大邦。走出淮阴，为民族文化添上绚丽的一笔，是一代又一代淮阴人的梦想。从这里出发，我们的先民们开创了淮阴灿烂与辉煌的文明。正是有了这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才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汉代辞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南朝文学家鲍照、宋代诗词家张耒、南宋画家龚开、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清代画家边寿民（扬州八家之一）、清代女弹词家邱心如……当枚乘《七发》开一代新风时，有多少赋家为此竞折腰。由模仿《七发》创“七林”体，散体大赋成为一代文学之胜，是枚乘高举起辞赋革新的大旗。

淮河是淮阴的母亲河，像黄河、长江哺育中华民族一样，淮河也哺育了淮阴。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托起了淮阴人永远挺立的脊梁。淮阴是“浮在水上”的土地，淮阴有四分之一的面积是水（古代的水面积更大）。从空中俯视淮阴，那烟波浩渺的洪泽湖如同振翼高飞的天鹅……淮阴水网密布，五龙口汇聚了柴米河、六塘河、盐河、古黄河、运河等波光粼粼的大河，赋予淮阴比江南水乡更秀美的风光。

还是谈谈大运河吧。大运河是淮阴走向繁荣的大动脉。自隋炀帝开挖大运河以后，淮阴成了隋炀帝游幸江都的必经之地。淮阴运河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挖了古运河邗沟。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开挖大运河，连接邗沟通往江都。元代以后，北方运河淤积，遂废弃不用。从此，杭州到北京的运河成为中国最繁忙，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人工河流。

运河的作用太大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可是，天下取之不竭的财富又在江浙。“苏湖熟，天下足。”要想用最经济的手段把江南钱财运往北京，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漕运”。漕者，槽也。平地开挖的大运河如同马槽状。通过水路征调沿途各地的粮食、布帛、食盐、茶叶、铸钱等入京，给大运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元明清三代的国家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靠漕运实现。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明清两代在淮阴设置了漕运总督府（旧址在今淮安市楚州区）和河运总督府（旧址地今淮安市清浦区）。漕运总督府与河运总督府相隔仅二十多里，同属一地，一个地方有两个总督府，在明清两代极为罕见，故淮阴又有“运河之都”的称谓。

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淮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淮阴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淮阴最为重要的水陆码头是清江浦。当时，小小的清江浦约三十万户人家，以一户五口计算，人口超过百万。清江浦一时名声大震，“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处”遂成为清江浦的美誉。此外，古镇河下也是十分繁忙的水陆码头。漫步在河下镇青石铺成的小街上，不时地可以听到明代状元沈坤抗击倭寇的故事，吴承恩撰写《西游记》的故事……这是一方乐土，开启乾嘉学派的大师阎若璩客居在这里，为发现甲骨文作出杰出贡献的刘鹗、罗振玉寓居在这里……当我们走进刘鹗、罗振玉的故居时，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守着青灯黄卷奋笔疾书的形象。

翻过历史，走入近代。面对民族深重的危机，淮阴人又书写了新的一页。为抗击英国入侵者，关天培勇守虎门炮台；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南社英俊少年周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一代伟人周恩来，为救国救民高唱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浑诗篇，走出了淮阴。历史的烟云从我们的眼前滚滚而过，我们感受着淮阴，读解着淮阴，淮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书写了重重的一笔。

出于对乡贤的敬仰，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同仁有志于发扬光大淮阴优秀的文化传统，决定将我们的学术成果奉献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围雉堞月当楼。”（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这一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句既道出了我们对淮阴的深厚感情，也是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淮上文丛”的原因。

需要交代的是，淮阴师范学院坐落在文化名城淮阴的中心，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于2004年被批准为江苏省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先后出现了于北山、周本淳等知名学者，他们的《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诗话总龟》（校点）、《唐音癸签》（校点）、《震川先生集》（校点）等至今为学术界津津乐道。

薪火相传。近年来，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继承老一辈学者辨彰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的基础上，在秦汉文史、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使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书轨新邦，英雄旧里”（宋苏轼《淮阴侯庙记》），踵先贤之履，续淮阴之新章，是我们淮阴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人的心愿。

张 强

2006年7月10日

摘要

孟郊一生奔波劳碌，旅食四方，湖州、长安、汴州、溧阳、洛阳均留下了他的身影。若以这些地名为线索，将孟郊在这些地方的行事串接起来，则恰好构成了一幅涵盖孟郊一生的苦吟图。

当我们把孟郊的诗歌还原到中唐诗歌的历史潮流中去作动态考察时，我们发现孟郊是一个在诗歌创作中存在着较强的复古倾向和通变意识的诗人。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位以苦吟著称的诗人，孟郊的苦吟不仅仅表现为作诗时的呕心沥血、苦思冥想以及立意构思、炼字造句上的苦心经营，还表现为在题材上的“吟苦”之选，以及诸如为缓解内心压力、寻求理解同情等创作心理。受孟郊影响，中晚唐诗坛形成了一种普遍苦吟的风气。而作为“寒士”的典型，孟郊在人格上除具有阴郁、孤独的一面外，更多的却是表现为好古抗俗、任性率真和耿介方拙。在求真去伪的创作态度下，孟郊人格中尚“真”的一面，使得其诗歌表现为“矫激”不平；而其人格中求“善”的一面，则使其诗歌呈现出“清”美特质。受江南联句之风的影响，孟郊和韩愈在元和初年掀起了一个联句创作的高潮。二人以其杰出而又相当的才力，辅以运用得当的诗学谋略，将联句这种诗体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所形成的艺术经验，不仅影响了孟郊后来的诗歌创作，对后世联句亦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今天能够对孟郊诗歌进行全面研究，得益于宋敏求对孟诗的整理之功。受宋初大型类书编写所带来的分类意识和《文选》类诗文总集已有编排体例的影响，考虑到孟诗多为五古的创作实际，宋敏求分类编定了《孟东野诗集》十卷。虽说后世孟郊诗集的刊刻均以此为祖本，但并不表示其去取已至尽善，它仍为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存疑之作。

孟郊的诗歌赢得了较高的当世声誉，而后世诗论中对孟诗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从后世唐诗选本来看，受选家们青睐的，并不是诗论家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穷蹇僻涩、酸呻苦吟之作，而是以高古闲澹类作品居多。后

世诗人在具体创作中，关注最多的往往是孟诗“结体古奥”的形式特征。作为一个在当时与后世均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孟郊诗歌的接受史无疑是丰富多彩的。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孟郊生平新考	(14)
第一节 湖州：应举之前的活动中心	(14)
一 孟郊的早年生活	(15)
二 “少隐嵩山”之辨	(20)
第二节 长安：科举仕进的伤心之地	(23)
一 十七年间六落第	(23)
二 《湖州取解述情》作年辨证	(29)
三 《投所知》的可能对象	(30)
第三节 汝州：一次失败的入幕之行	(34)
一 唐人入幕之风与孟郊赴汝之行	(34)
二 孟郊的汝州遭际	(38)
三 危机四伏的宣武军	(42)
第四节 漳阳：难以释然的县尉之旅	(44)
一 东野铨试之年发覆	(44)
二 《游子吟》为“迎母溧上作”	(47)
三 孟郊尉溧阳的心态	(49)
四 “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考述	(52)
第五节 洛阳：苦难人生的最后一站	(55)
一 定居洛阳的选择	(55)
二 韩孟诗派的聚会	(57)
三 贫困潦倒的余生	(61)
第二章 参古定法，望今制奇：孟诗复古通变的创作取向	(66)
第一节 参古定法：孟诗的复古取向	(66)
一 孟郊的复古立场	(67)

二 孟诗的复古表现	(72)
第二节 转益多师：孟诗的艺术渊源	(81)
一 祖骚宗谢	(81)
二 取法汉魏	(86)
三 兼收并蓄	(89)
第三节 望今制奇：孟诗的通变意识	(95)
一 崇尚主观心造	(99)
二 追求瘦硬之美	(103)
三 灌注理性之思	(108)
第三章 忧人成苦吟，苦吟神鬼愁：孟诗苦吟的艺术特质	(114)
第一节 吟苦：题材内容的刻意选取	(115)
一 贫病寒苦	(116)
二 科场失意	(118)
三 世态炎凉	(120)
第二节 求奇：立意构思的别出心裁	(124)
一 立意深幽	(124)
二 构思奇巧	(127)
第三节 拗峭：文字声韵的避熟之举	(137)
一 用字奇老精确	(137)
二 诗句精练警策	(141)
三 声韵随情拗折	(144)
第四节 理致：情蕴内涵的着意追求	(147)
一 理致的内涵	(147)
二 求理的手法	(149)
第五节 “心与身为仇”：复杂的心理机制	(153)
一 “玩而忘之以文辞”：苦吟的减压机制	(153)
二 “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苦思求奇的创作意识	(155)
三 “本望文字达”：诗歌创作中的功利目的	(157)
四 “有文死更香”：诗歌创作中的不朽意识	(158)
第六节 “清奇僻苦主”：苦吟的典范意义	(159)
一 苦吟诗人的精神感召	(159)
二 苦吟诗派的艺术典范	(161)

第四章 “寒士”人格与“清”“峭”诗风	(165)
第一节 “贞曜”: 孟郊的“寒士”人格	(165)
一 “寒士”: 孟郊的身份特征	(165)
二 “贞曜”: 孟郊的人格形象	(168)
第二节 尚“真”之人与“矫激”之诗	(177)
一 穷人本色语	(178)
二 骚怨激切情	(180)
三 狂放出俗态	(184)
第三节 求“善”之人与尚“清”之诗	(186)
一 古雅之词	(189)
二 孤高之志	(191)
三 清冷之境	(193)
第四节 “郊寒”: 孟诗风格中最具争议的话题	(198)
第五章 宏壮博辩, 若出一手: 韩孟联句发微	(210)
第一节 韩孟联句的艺术特质	(210)
一 艺术至境	(213)
二 诗学谋略	(218)
第二节 韩孟联句的独特心理	(223)
一 好难争险之心	(223)
二 求奇抗俗之意	(227)
第三节 韩孟联句的深远影响	(230)
一 “韩孟”的自我接受	(230)
二 对韩孟联句的诠释与评价	(232)
三 对韩孟联句的仿效与追慕	(236)
第六章 是集一出, 诸本皆废: 《孟东野诗集》探究	(243)
第一节 《孟东野诗集》编排探原	(243)
一 参酌古今, 结合实际: 《孟东野诗集》编排体例的确定	(245)
二 方便后学, 有益研究: 《孟东野诗集》编排体例之价值	(250)
第二节 《孟东野诗集》版本述略	(253)
一 宋刊本	(254)

二 元刊本	(258)
三 明刊本	(259)
四 清刊本	(263)
第三节 《孟东野诗集》疑诗甄别	(268)
一 与聂夷中重出之诗	(268)
二 《怀南岳隐士二首》	(271)
三 《感怀八首》	(273)
四 《婵娟篇》	(274)
五 《读张碧集》	(275)
第七章 孟郊诗歌接受史	(281)
第一节 孟诗的历代评价	(281)
一 中唐之世	(281)
二 晚唐五代	(284)
三 宋、金、元	(285)
四 明代	(292)
五 清代	(295)
第二节 历代唐诗选本中的孟诗	(299)
一 选本统计	(299)
二 篇目分析	(307)
第三节 孟诗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316)
一 历代影响述略	(316)
二 “孟郊体”简论	(326)
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7)

引　　言

中唐诗歌的演进，以贞元中期为界，就作家群体特征论，大致可分出前后两个时期，孟郊正处其间，相对于大历诗人，孟郊是后辈；可较之元和诗人（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贺、贾岛），孟郊可算先辈。在“四杰”、“王孟”、“高岑”、“李杜”、“韩孟”、“元白”、“刘柳”、“小李杜”这一代表唐诗流变的作家名单中，孟郊占有重要一席。

孟郊一生贫寒潦倒、仕途坎坷，是个充满辛酸的悲剧性人物；但其苦吟不辍，视诗为生命，开元和诗变之先声，又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诗人。孟郊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守正不阿的稟性，清高自持，特立独行。然而在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悲苦后，孟郊却撕下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面纱，以寒苦面目直面惨淡人生，用其率真之笔抒其不平之鸣。其所强化了的这种主观色彩极浓的矫激诗风，在当时为人效法，得韩愈推尊，有很高的声誉；然而其后世的评价却是贬抑多于褒扬，又是个颇具争议的诗人。

—

从唐诗发展的历程来看，盛唐和中唐的两个创作高峰都和南北诗风的融合密不可分。隋唐统一，南北合流，带来了唐诗的第一高峰——盛唐气象；安史之乱后，大批文士如过江之鲫，纷纷南渡，在与南方山水人文融合演进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催生了唐诗发展史上的“中唐之再盛”。孟郊生长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地的江浙（湖州武康），年轻时，孟郊受知于江南地方官诗代表韦应物和方外诗人代表皎然，参加南北诗人大联欢的湖州诗会；壮年之后的孟郊长期滞留北方，亲身感受着“河朔贞刚之气”的内在律动。刘师培认为孟郊之诗属于北方之诗^①。其实，从孟

^①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适）、常（建）、崔（颢）、李（颀），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籍）、孟（郊）、贾（岛）、卢（仝），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郊的成长过程看，他是一个吸收南北诗风或接受南北融合之诗风影响的诗人。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在孟郊的身上融合化育，诞生了唐诗发展史上风格独特的“孟东野体”，它不仅促成了新的诗歌流派的诞生，而且还影响和开启了中唐诗歌新变的大门。

后世往往以孟郊为“苦吟”诗人的鼻祖。苦吟不仅是孟郊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更是其占主导地位的创作心理。他的苦吟不仅带来了大量风格独绝的诗篇，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走向，在他之后唐代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壮的苦吟诗人群体。

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来重新估量孟郊在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们发现，孟郊不仅开启了中晚唐苦吟的时代，和韩愈一起变唐音而为宋调，而且还将“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孟郊《巫山曲》）、“樱桃花参差，香雨红霏霏。含笑竞攀折，美人湿罗衣”（孟郊《清东曲》），“初英濯紫霞，飞雨流清津。……碧玉妆粉比，飞琼稼艳均。鸳鸯七十二，花态并相新”（《南阳公请东樱桃亭子春宴》），“红雨花上滴，绿烟柳际垂”（孟郊《同年春宴》），“春桃散红烟，寒竹含晚凄”（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碧瀨漱白石，翠烟含青蜺”（孟郊《和皇甫判官游琅琊溪》）的抒写，“开始了晚唐强调重感官的彩绘的笔触”^①，影响了包括李贺在内的一代诗人的审美追求。

衡量一位诗人的成就，主要是看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哪些足以推动诗歌发展的新创造。换句话说，就是看他创作了多少前人没有过的东西。在“大历之风尚浮”与“元和之风尚怪”之间，孟郊是个扭转风气的重要人物。他影响了韩愈，并和韩愈一起促成了“韩孟诗派”的形成。韩愈诗歌艺术手法中的诸如造语诡、取境奇、意象新、谋篇怪等特点，其基因均来自孟郊，因其才力高绝，遂使诗变大彰。中唐诗歌的演进，孟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当日的诗坛地位，诚如尤信雄教授所言：“东野挺生中唐，能自脱于一代之风气，首开奇险之诗风，洵为贞元、元和间最突出之诗人。”^②

二

1933年，陈柱在无锡国专作了题为《孟郊诗》的讲演，其云：“余此

^①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② 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次来锡，本非预备演讲，以久不晋谒唐蔚芝师，故乘章太炎先生等来锡演讲之机会，有此一行；而唐师及冯振心先生乃必要余演讲，辞不获命，仅以向来不甚注重之孟郊诗，为诸君试扬榷之。余所以在此提出孟郊诗，有两大原因：一为孟郊血冤；二为挽救今日之文澜。而后者之目的尤大。”^①讲演中，陈氏反对以“寒酸”指称东野，认为孟郊与杜甫、韩愈并列，有侠客风，为唐人中少有之“雅”派。陈氏借替孟郊雪冤为由，行针砭时弊之实。此后，陈柱又在其主编的《学术世界》撰专文，对孟郊诗的内容、风格做了全面归纳，指出：“东野诗尚奇涩，可以医俗滑之病”、“东野诗多精悍，可以医冗散之病”、“东野诗起句最用力，可以医世俗不讲起句之病”、“东野诗多深入，可以医浮泛之病”、“东野诗能加倍透写，可以医俗人语不关痛痒之病”、“东野诗精而不巧，故无纤仄之病”、“东野诗能生造，故无数见不鲜之病”、“太白诗如天上神仙，云行无迹；东野诗如百岁老人僧，古貌峥嵘。子美诗如忧国大臣，痛哭流涕；东野诗如义士见贼，怒发冲冠。退之诗如大海洪涛，浩浩荡荡；东野诗如高山奇石，险涩难攀”。^②显而易见，其目的仍是当日演讲之“挽救今日之文澜”和“为孟郊血冤”。自此，“向来不甚注重之孟郊诗”，开始受到关注。

钱大成认为：“自来论孟郊诗者众矣！类皆好恶出于其心，或仅较其一辞一句之工拙，罕有究其体制者。是故余博采群言，断之鄙见；详考得失，诠以实证，作孟郊诗研究一书，先成斯篇，聊当发凡。”指出：“斯数子（韩愈、李观、李翱、张籍）者，皆与郊有旧，过从甚密，或稍阿好。然其五言诗固戛戛独造，自成一格。严羽别为孟东野体，极是也。”“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推为清奇僻苦主，……是亦但得其偏耳。”“实则郊诗文从字顺，反复诵之，其趣自然涌出；其言皆人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而郊为达之；且时时推进一层，会心言外。”认为孟郊诗的真价值在“调苦词哀”、“情真意挚”、“结体古奥”、“镌刻锤炼”、“工于发端”五目，而“近世学为宋诗者，多于郊诗下过一番功夫，以洗炼其句法”^③。钱氏《孟郊诗研究》一书未见传世，也许当日并未写就。但就此“发凡”来看，其对孟郊诗的接受、特征与影响的论述，允称精当。夏敬观则深入孟郊诗歌语言内部，指出“东野诗无一字无来历，却又无一字蹈袭古人。

① 丁舜年记：《陈柱尊先生讲“孟郊诗”》，《国专季刊》1933年第1期。

② 陈柱：《孟东野诗杂说》，《学术世界》1935年第一卷第九期。

③ 钱大成：《孟郊诗论略》，《国专月刊》1936年第二卷第五期。

乍读之，虽不免觉其晦涩难明，多读数遍，便能咀嚼其兴味，明瞭其意义。实非过于奇异者。其诗中决不使用一死名词，决不掺杂一呆典故。其率情而书者，直是寻常言语，而高深浑厚，转胜于一切诗家。无怪乎退之倾服也”^①。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讲课，闻先生以诗人之慧心、学者之修养，处动荡之时，有感而发，在分析了孟郊诗歌的独特性之后，进一步指出“从中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身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②，对孟郊及其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惜的是，闻一多的讲稿当时并未发表，而是事隔三十多年，才由当年的学生将之整理面世。

此外，孟郊及其诗歌的研究亦扩展至孟郊年谱以及孟郊诗之版本、诗注、诗选诸方面。如钱大成、戴传安《孟东野诗集版本考》^③（1936），李士翘《孟郊年谱》^④（1936），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⑤（1940），华忱之《孟郊年谱》^⑥（1940），陈延杰《孟东野诗注》^⑦（1939），夏敬观选注《孟郊诗》（1940）。新中国成立前的孟郊及其诗歌研究，虽说还处在开创时期，但其研究格局已基本奠定。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对孟郊的研究除了华忱之的《关于孟郊的生平及其创作》^⑧、刘开扬的《论孟郊》^⑨两篇较有分量的论文外，其余基本上是对孟郊单篇诗歌的赏析。华文首先指出历史上对孟郊诗好作苦语的非难实属贬责太过，认为“他之所以喜作愁苦之音，不能仅仅认为是抒写他个人小小的悲欢、一生的坎坷，而是从他个人的不幸中更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艰难，现实的残酷，世路的险巇，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无数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和苦闷心情。是有其

^① 夏敬观：《说孟》，《同声月刊》1942年第二卷第三号。

^② 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茄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③ 《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五期。

^④ 上海三山斋1936年铅印本。

^⑤ 夏敬观选注：《孟郊诗》附《孟东野先生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⑥ 北京大学图书馆1940年铅印本。

^⑦ （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⑧ 《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⑨ 《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特定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的”。接着由孟郊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入手，指出“只有把孟郊在现实痛苦磨炼下描写个人生活窘困的诗篇，和他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互相联系起来；把他个人的不幸和时代的多艰互相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理解，才能深入地把握孟郊诗歌深刻的思想意蕴与社会价值，廓清前人由于‘门径不同，是丹非素’的一偏之见”。华文还从乐府、山水、咏怀、酬赠、送别、哀吊等类诗歌入手，对孟郊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孟郊诗歌的风格成因。此文同时也是华忱之校订和校注的孟郊诗集的前言，影响深广，可以说是孟郊诗歌研究的第一篇力作。与华文几乎同时的刘开扬《论孟郊》一文，由历史上对孟郊诗或毁或誉的两种相反观点入手，在对孟郊诗歌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历来对孟郊诗的两种相反的看法，自然是称赞孟郊的一种看法比较正确一些”。就为孟郊翻案和雪冤这一出发点而言，刘文似乎又接上了陈柱《孟郊诗》讲演的话头。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十年动荡的年月，留下的是孟诗研究的空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术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孟郊及其诗歌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一批角度不同、方法各异、较有深度、颇富新意的研究成果。但与韩愈、元稹、白居易、李贺、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比较，学界对孟郊及其诗歌的关注，还是相对薄弱的。据笔者统计，计有专著两部，论文 120 余篇（含硕士学位论文 8 篇）。

其中以孟郊诗歌的艺术成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张天健的《苦吟诗人孟郊及其诗歌艺术》^①、马承五的《孟郊诗歌的艺术特色》^②、尚永亮的《论孟郊诗的风格及其成因》^③、张国举的《孟郊的诗歌艺术及其在唐诗发展中的贡献》^④等文。张天健文从“常语古淡，婉转白描；矫激惊铤，硬语盘空；淳意清正，涩苦回甘”三个方面概括了孟郊诗歌的风格。马承五文先用一个“奇”字来概括孟郊的诗风，接着从“构思奇、抒情奇、比喻奇、语言奇”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证，虽然这四个方面在逻辑上有些模糊，但对于孟郊诗歌尚奇的分析却是比较全面的。尚永亮文主

^① 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论丛》第 1 期，1982 年版，第 104—118 页。

^② 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论丛》总第 3 辑，1983 年版，第 318—332 页。

^③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④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 6 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6—121 页。